

市检察长



刘学文◎著

副检察长离奇死亡，引出两年前一起未解谜案。
真相一幕幕解开，事件变得错综复杂。一个庞大的利益集团
逐渐浮出水面……



华文出版社

市检厅长



刘学文◎著



华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市检察长 / 刘学文著. — 北京: 华文出版社, 2009. 5

ISBN 978-7-5075-2685-1

I. 市… II. 刘…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60099 号

书 名: 市检察长

标准书号: 978-7-5075-2685-1

作 者: 刘学文

责任编辑: 方明亮 姜艳艳 潘 婕

特约监制: 李耀辉

策 划: 张进步

特约编辑: 吴志硕

封面设计: 回归线视觉传达

出版发行: 华文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宣武区广外大街 305 号 8 区 2 号楼

邮政编码: 100055

网 址: <http://www.hwbs.com.cn>

电子信箱: hwbs@263.net

电 话: 总编室 010-58336255 发行部 010-58336270 编辑部:010-58336209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延风印装厂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印 张: 22 印张

字 数: 445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5 月第 1 版 200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2.8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本书若有质量问题,请与发行部联系调换

第一章	001
第二章	004
第三章	007
第四章	011

目 录

第五章	016
第六章	019
第七章	025
第八章	028

第九章 033

第十章 038

第十一章 042

第十二章 049

第十三章 057

第十四章 065

第十五章 075

第十六章 081

第十七章 086

第十八章 093

第十九章 099

第二十章 104

目 录

第二十一章 113

第二十二章 119

第二十三章 126

第二十四章 134

第二十五章 142

第二十六章 150

第二十七章 158

第二十八章 167

第二十九章 174

第三十章 181

第三十一章 188

第三十二章 196

第三十三章 203

第三十四章 210

第三十五章 218

第三十六章 225

第三十七章 232

第三十八章 240

第三十九章 246

第四十章 252

目 录

第四十一章 260

第四十二章 267

第四十三章 274

第四十四章 281

第四十五章 289

第四十六章 296

第四十七章 303

第四十八章 312

第四十九章 318

第五十章 327

第五十一章 332

第五十二章 338

第一章

就像是来势迅猛的美国金融风暴,这几天,东海市也遭遇了一场大风暴的袭击。说起来,这场风暴远没有美国的金融风暴波及面那么大。可它还是在这座城市中,激起了不小的波澜。

金巧玲从东海市泉水服装市场的服装摊位上走了出来,又一次乘坐出租车赶到了虎啸口码头的海边。此刻,她站在大海边放声大哭着,她不断地呼喊着她老公的名字。呼啸的海风,无情地扼杀着她的呼喊,汹涌的海浪,拍打着她的柔情。

比起前几天来,风已经小了许多。可风暴仿佛依然没有宣泄完它的暴怒,还时不时地吼叫着。这几天来,金巧玲已经无数次地来过这里,她根本就不相信她老公真的就这样永远地离开了她。她发誓活要见人,死要见尸。非要讨到一个公正的说法不可。

她的这点勇气是因为《东海晚报》的一名记者为她注入的那针强心剂产生的激情对撞,才让她下决心要再走华山之路,一定要寻找到自己老公的下落。

几天前的一个中午,她正在市场里忙碌着,她接到了她老公庄海生从海上打来的电话,他告诉金巧玲他正在东海运 626 号渔船上,渔船正在返航途中,当天下午就能返回虎啸口码头。就在这天下午,海面上突然刮起了大风,而且越来越大。当天傍晚 5 点多钟,就传来了不幸的消息:所有的渔船都已经靠岸,只有东海运 626 号渔船没有回港。这急坏了金巧玲,没过多久,她就一个人搭了一辆出租车赶到码头。当时,码头上挤满了人,有参与搜救的海上搜救人员,有边防派出所的公安人员,还有围观的群众,再就是哭天喊地的当事人的家属。从这种阵势中,金巧玲悟出了事情的可怕性。很快,她就知道东海运 626 号渔船已经沉没。船上究竟有多少人,她是不知道的。船长已经被其他船只救了上来,听说还有 9 人获救。金巧玲不断地呼喊着重海生的名字,可就是没有人回应。从旁观者那异样的眼神中,她仿佛已经感觉到大事不妙,被救上来的人中,很可能根本就没有庄海生。

她的猜测,很快就得到了证实。

第二天,金巧玲在《东海晚报》上看到了一条消息,大意是说东海运 626 号渔船遭遇海难,因为营救及时,船上所有人员都已经获救。

看到这个消息,金巧玲顿时感到了震惊,她脑子里的第一反应是所有人员是什么意思?包不包括她的老公在内?如果不包括,那报道上所说的船上人员全部获救,不是光天化日之下,公然说谎吗?

《东海晚报》究竟是不是一个负责任的媒体?

金巧玲来到虎啸口边防派出所询问情况。派出所的人告诉她,应该去找东海市海事局。

金巧玲走进海事局,那里的人告诉她,他们得到的消息是船上当时只有九个人,而由

他们参与搜救和社会上的船只共同搜救上来的人，一共确实是九个。

面对着这样的回答，金巧玲发怒了，她完全失去了理智：“你们这些王八蛋！你们怎么这样不负责任？我老公算不算人？他明明没有回来，你们竟然说船上的人员全部获救，这不是胡说八道吗？是你们给报社提供了情况，是你们让报纸胡说八道的。我要去控告你们。”

“不是我们给他们提供的情况，这个消息是市政府新闻办公室发布的，和我们没有多大关系。”负责接待金巧玲的潘国海说道。

离开海事局后，她直接去了东海晚报社。在那里，是参与采访海难的那个叫苗爱珍的女记者接待了她。

金巧玲提供的情况，马上引起了苗爱珍的注意。因为在此之前，她在现场采访时，就已经知道还有不少人在现场寻找自己的亲人。显然，他们的亲人根本就不在获救人员的名单里，这引起了苗爱珍的警觉。可新闻稿必须要用由市委宣传部提供的统一稿件，即所谓通稿。面对这种情况，她已经司空见惯了。可这次，她却觉得不太对劲，因为这是人命关天的大事，非同小可。于是，她就在报纸将要付印的时候，把她在现场掌握的情况，向领导作了汇报。领导听后，并没有表示什么，而照样将报纸交付印刷了。

这天上午，当金巧玲见到苗爱珍时，她在此之前的想法得到了印证。于是，她便把她心中的怀疑和盘托出。也就是在那一刻，她似乎一下子明白了，一次事故死亡人数超过十个人时，必须报给国家安全生产监督局。而死亡九个人，就只需要报给省安全生产监督局。

这是地方政府在拿百姓的生命当儿戏。

苗爱珍把自己的感悟准确地传达给了金巧玲。金巧玲也正是从苗爱珍的话语中，感悟到了事情的真相。顷刻之间，她气愤到了极点。

她和她的亲属跑到市政府的大厅里，大闹特闹了半天，最终，被请出了大门。但不知道是她闹的原因还是其他什么原因，反正是就在她走后没有多久，对遇难人员的搜救与寻找工作又重新开始。

此刻，金巧玲已经记不清楚她是第几次站在大海边了。

她是趁帮她看摊的妹妹没注意的情况下，偷偷跑出来的。

风虽然还是不小，已经不像出事那天那样肆虐，已经有渔船陆续地出海作业。她一个人呆呆地从一处礁石挪动到另外一处礁石上，眼睛不停地在海边上搜索着。

正在这时，她发现了一处礁石的缝隙间，有一个东西在海水中漂浮着，她马上警觉起来。她有些紧张，但还是振作了一下精神，走上前去，认真地打量着。她发现那是一具尸体，根据她的判断，那具尸体显然不是她的老公庄海生，她所熟悉的庄海生既不是这种身材，也不是这种打扮。那是一具远远超过了五十岁的中年男人的尸体。看上去，那个人生前根本就不像是从事海上作业人员。看到这里，她紧张起来，她转身朝海边跑去，她一边跑，一边大声喊叫着。

终于有人听到了她的喊声。

很快，就有人报告给了相关部门，没过多久，就来了许多人。他们不停地拍照，勘察现

场,做好了打捞尸体的准备。就在这时,又有人在旁边不远处发现了另外一具尸体。那是一个另类模样打扮的人,看上去,就像是一个渔民。金巧玲迅速地扑了上去,那同样不是她的老公。也许是看到了死人的缘故,她又一次大声哭了起来。

有关人员在两具尸体中都没有找到什么可以证明他们身份的东西。

当天晚上,东海市电视台的滚动字幕新闻中,就出现了寻尸广告。

就在广告播出后的当天晚上,就有人把电话打到了电视台。他们了解到尸体停放的地方,当天晚上,非要去辨认不可。

相关部门还是为他们提供了方便。

当一位四十岁左右的中年妇女走近一具尸体的刹那,她马上便失声痛哭起来。她一下子就认出了那个人不是别人,正是这几天一直就在拼命地寻找的、已经杳无音讯的她的爱人李志华。

李志华的爱人也姓李,名叫李晓涵。她寻找失踪的李志华已经好几天了,她已经感觉到大事不妙,可她说什么也不愿意相信,他会躺在这里,而且是与她阴阳相隔。

她说什么也不能相信,李志华作为这座城市人民检察院的副检察长,活得好好的,怎么会突然间就这样离开了她呢?

李晓涵失声痛哭着……

第二章

一天下午三点多钟,和平路派出所接到报案:天源小区的一住户家中被盗。所长郭立仁立即派人前去现场。

两个警察赶到现场之后,发现这是市公安局副局长吕远的家,立即打电话给所长郭立仁,向他汇报了情况。郭立仁早就知道那是吕远的家。为了重视起见,他根本就没有过多地了解现场的情况,就当即向和平区公安分局作了汇报。和平区公安分局刑警队的刑警很快便到了现场。

现场并不复杂,除了一个保险箱外,其他东西都没有大的破坏。看上去根本不像是被洗劫过。他们初步判断,犯罪嫌疑人是技术开锁进到盗窃现场的。家里的女主人赵也辰非常年轻,还不足三十岁的样子。她是吕远的妻子,看上去显得有几分矜持,但还是能看得出来,她像是刚刚被惊吓过,还没有完全从惊恐中清醒过来。

刑警先是查看了一下现场,又进行了拍照和摄像。

赵也辰的精神渐渐地镇定了许多。

一个名叫张震的刑警问道:“听说那个蒙面人正好与你碰面?”

“如果不是因为我正好碰上,还不知道会是什么情况呢。”赵也辰回答。

“具体说一说当时的情况。”

“我从外面回来,正在开门,没有发现任何异常。当我把门打开,正要往屋里进的时候,突然从屋里窜出了一个人,这个人用黑布蒙着脸。他拼命地往外冲,我一点儿思想准备都没有,就下意识地拦了一下,那个人手里拿着一把尖刀朝我刺来,我下意识地一躲,只是衣服让他给刺破了。看来,他当时就是想往外跑,只要我不拦着他,他是顾不了伤害我的。”

“他长得什么样?个子有多高?说没说什么话?是什么口音?”

“当时我已经被吓蒙了,我的所有动作都是下意识的。我在拦截他的同时,就听他说:让开,要不我捅死你。听口音,好像是当地人。这个人的个子,大约也就一米七多一点。”

“你看过家里都丢什么东西了吗?”

“丢了一颗夜明珠,是放在一个很精致的小骨质盒子里的。那是我老公家的传家宝,在他的手里已经很多年了。再就是丢了几千块钱,那倒算不了什么。”

“夜明珠是放在什么地方的?”

赵也辰起身走到一个保险柜前,说道:“就放在这里,保险柜已经被撬开了。”

“保险柜里就几千块钱?”刑警张震问道。

“最多也就几千块钱。咱都是工薪阶层,没有多少积蓄,也就没有多少钱放在家里。”

此刻,张震想到,既然没有多少积蓄,还准备一个保险柜干什么?可那句到了嘴边的

话,还是没有说出口,因为那毕竟不是他在这种场合应该问的问题。

张震他们回到公安分局时,很快向局长作了汇报。

公安分局局长白山很快就把这个对于他们来说再普通不过的案子报告给了市公安局,听取汇报的正是市公安局副局长吕远。

白山之所以这样做,当然是因为被盗的是他的顶头上司吕远的家。

吕远听取汇报时,并不是在自己的办公室里,而是在岭南水上活动中心。

他漫不经心地接听电话,在场的人并不知道电话里说了些什么,只是看到他的脸色却不断地变化着。只听他说:“知道了,知道了。你们要抓紧时间破案。”

陪着吕远前来游泳的是一个二十五六岁的女孩儿,她叫王小萌。此刻,她正着三点式游泳装,静静地坐在吕远的身边。

吕远已经换好了衣服,她没有玩够,说什么也不肯去换衣服。

吕远挂断手机,正想再拨打电话时,王小萌问道:“有什么事吗?”

“工作上有点儿急事,需要马上回去一趟。”

“都是周末了,还能有什么急事?我还没有玩够呢,马上就要走,太扫兴了。”

吕远站起来,说道:“我先去一下卫生间,回来再说。”

他站在卫生间门口的里侧,拨通了他爱人赵也辰的手机,焦急地问道:“听说家里被盗了?都丢什么东西了?”

“你也不先问一问,我受没受到什么伤害,张嘴就先问都丢了什么东西,我还没有你家里的东西重要?”赵也辰不满地说道。

“你不是没有什么事吗?还计较什么?”

“看来你是什么都知道了?”

“我知道什么?我就知道家中被盗了。你快告诉我,到底都丢了什么东西?”吕远更加着急。

“你既然知道家中出事了,就不能回来看看,还打电话问这问那的。”接着,她没有好气地说道:“没丢什么大不了的東西,就是你的那个夜明珠丢了。倒没损失什么,我倒是差点儿把命丢进去。”

“二楼你看过了,真的没有什么事?”

“没有什么事,有的地方是翻动过,可不知道为什么,东西竟然没有拿。”

“那好,我马上回去。”

回到王小萌身边,吕远像没事似的。王小萌心里是明明白白的,她当然知道吕远所谓去卫生间,只是躲开她去打电话的一个借口而已。

“走吧,改日再来玩。”吕远一边挪动步子,一边说道。

“非走不可吗?不就单位那点儿事吗?”

“就单位那点儿事,我也得回去,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呀,哪像你这样自在?”

半个小时后,尽管王小萌非常不情愿,他们还是一起朝游泳馆门口走去。站在游泳馆

的大厅里侧,吕远并没有在意行人的目光,在王小萌的额头上深深地吻了一下。

王小萌惬意地笑了。

吕远的举动,还是吸引了不少过往行人的目光,那情景,俨然是一个异国父亲吻别自己心爱的女儿。人们向他们投来的异样目光,并没有丝毫伤及吕远的自尊。

吕远回到家时,已经是晚上九点多钟。

他迅速地查看了一遍现场,现场已经被赵也辰清理完毕。吕远从二楼走下来,仔细打量着存放夜明珠的地方,心里思量着:他怎么就会把那件东西带走呢?难道他知道那是什么东西?难道他知道那件东西的底细?

看着吕远正在发呆,赵也辰走上前来问道:“你在瞎想什么?好在没有丢什么东西,就你那颗破珠子,我就没见你拿它当回事,还什么传家宝呢?你当年那个家穷成了什么样,你自己还不知道吗?还能有那玩意传家?还不知道是你从哪弄来的呢?别想了,丢了就丢了吧,别的东西没丢就行。”

“但愿如此。”吕远无可奈何地说道。

第三章

下午三点多钟,东海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叶大胜走进自己的办公室,他是刚刚从市里开完会回到检察院的。上午他去参加了副检察长李志华的遗体告别仪式。

此刻,坐在自己办公室的椅子上,他怎么也无法让自己的心情平静下来。

李志华副检察长之死,是他所没有想到的。尽管眼下还不能一下子断定李志华的死一定是与不久前他所负责侦查的案件有关,但凭借着从事多年司法工作的经验和直觉,叶大胜已经分明感觉到问题的严重。

坐在办公桌前,他又一次打开了几天前已经摆放在他办公桌上的李志华的电脑。他找到了李志华生前写在电脑里的那段留言,显然,那是他以防不测的心理准备。可事情竟然来得这样快,竟然这么快就验证了他自己的感觉,可自己此前为什么竟然一点儿没有发觉呢?

想着想着,叶大胜不由自主地把目光集中在了那份留言上,那上面的文字又一次出现在叶大胜眼前:我接手的这个案子,看起来真有点儿复杂,这些天来,我似乎朦朦胧胧地感觉到,这不像是一件普通的案件,仿佛像是有人人为地在后面操纵着什么,可这只是我的感觉而已,是无法言传的。

其实,我已经临近退休,在我从事检察工作的这些年来,我还从来没有感觉到在办理案件的过程中,自身的安全会受到威胁,如果我遇到了什么麻烦,就一定是与这个案件有关……

叶大胜懊恼自己为什么是在李志华出事之后,才看到他的留言。可他心里明白,那仅仅是他的懊恼而已,如果李志华不出事的话,他是根本就无从看到的。他不可能主动地去打开他的电脑,尽管他们在工作上一直合作得不错。

此刻,不久前的那一幕,出现在了叶大胜的脑海中。

那天,检察院收到了一个案子。那是上级领导有过批示,要求他们再一次认真查处的案子,因为那件事情的社会影响实在太太。

叶大胜在副检察长的位置上一干就是几年,半年前,他从副检察长的位置坐到了检察长的位置上。他对检察工作是了解的,他对检察院以往的工作同样是了解的。他上任不久,那个已经沉寂了两年的案子,就有人重新向他提了出来。那还是缘于那个当事人的家属,也就是那个当事人于小朋的姐姐于小璐一直不甘心放弃的缘故。

那是两年前的事情,一个叫于小朋的人,因为有人指认他涉嫌强奸犯罪,被抓进了市刑警队。那是市刑警队队长陈水朋办的案子。于小朋被抓之后,关在刑警队的办公室里。第二天清晨,于小朋就死了。法医鉴定的结果是急性心肌炎突发性死亡。于小朋的父母已经不在人世,而他唯一的姐姐于小璐说什么也不相信她的弟弟竟然会那么轻易地死去。于小

璐一直就没有放弃过对这件事情真相的追究,可总是没有什么结果。

当叶大胜走马上任之后,她又一次走进了市检察院的办公大楼。

叶大胜对这件事是了解的。就在接待人员不止一次地把于小璐来上访的事汇报给叶大胜的同时,叶大胜也接到了市领导要求检察院重新调查此案的批示。

叶大胜上任伊始,就不得不将这起两年前的积案重新提起。那天,当他们在一起研究应该如何面对这起积案的时候,叶大胜首先想到了他的老搭档,比他年长许多的副检察长李志华。李志华也同样表示,由他牵头去调查这起案件更合适一些。就这样,李志华就和另外两位部下开始了对这起案件的调查。

检察院的人没有谁不知道这个案子是市刑警队队长陈水朋办理的,而这个人全市公检法战线上的办案高手,而且还因此获得过各种各样的荣誉,最为瞩目的就是他连续三年获得过市劳动模范的称号。他办的案子,是很难有人提出什么疑义的。况且公安局的领导们还对他呵护有加,怎么可能怀疑他有问题呢?

叶大胜不愿意往下深想,如果能够证明李志华的死确实与他调查这个案子有关,那他对李志华的死将会有深深的负疚感。也许仅仅这件事就能够足足折磨自己一辈子。因为是自己上任之后,才把这个沉寂了两年的案子,重新拾了起来。如果不是这样,李志华或许就不会有意外发生。

叶大胜之所以会有一种负疚感,其中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那是他无法言说的遗憾,他会觉得因为李志华的离去,他同样对不起李志华的爱人李晓涵。叶大胜明白,他对李晓涵的了解和理解,很可能会超过李志华对她了解和理解的程度。

对于叶大胜来说,那是他这一生当中最为刻骨铭心的经历。

他与李晓涵之间,曾经有过一段惊心动魄的爱的经历。他们之间尽管是同岁,甚至连出生日期都差不过百天,可准确地说,他们之间应该算作师生恋。而在这场师生恋中,李晓涵是老师,叶大胜是学生,而叶大胜就是李晓涵教过的学生。

李晓涵是一个才女,是一个出身于将门的才女。上大学之前,她一直生活在东海市。她是作为一个才女被省立大学特招录取的。那时,她的年龄要比和她同时上大学的人小得多。当叶大胜正在读大二时,李晓涵就已经留校当老师了。当叶大胜在大学的三尺讲台上,看到李晓涵的那一刻,叶大胜被她的美丽、她的独特气质吸引了。

那天,一个女老师走上了阶梯教室的讲台,一米六七的个子,没有过分修饰的齐耳短发,毛蓝色夹克衫和一条搭配得体的深米黄和咖啡两色相间的小方格裙子,衬托着一个佳人高贵的美。夹克衫是敞开着的,里面衬着的是一个浅色衬衫,洁净而立体。脸上架着的那副白框眼镜,遮掩不住她那双忽闪忽闪的大眼睛里透露的智慧与深邃。那一刻,这情景,这感觉,一下子映入了叶大胜的视野,也映入了他的内心世界。那是一幅让他这一生都无法忘记的精美图画;那是他这一生无论怎样克制,都时常会涌入脑海的怦然心动的诱惑;那是他这一生永远无法从记忆中抹掉的、近乎于罗曼·罗兰那艺术般的精美雕塑。她那温柔的浅笑,高雅而又宁静;她那纤细的清秀,美丽而又古典。

在叶大胜的眼里，李晓涵就是他在现实生活中遇到的那种气质高贵，举止优雅，谈吐得体，装扮自然的贵族，是一个富贵家族几代都不一定能培养出来的贵族。而这种感觉，此前，他只是在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作品中才有过体会。

没过多久，他们就相爱了。那一切，发生得极其自然。

最终，他们却未能走到一起。

就在叶大胜毕业后不久，李晓涵的叔叔在印度尼西亚去世了，而他身后留下了一大笔遗产，因为他没有子女，需要李晓涵前去继承。

经过再三考虑，她决定把他们之间的恋爱关系告诉她的父母，她父母同意让叶大胜一同与李晓涵前往印尼继承遗产，并共同生活在那里。可叶大胜最终没能如愿。那时，叶大胜是他父母和家里所有兄弟姊妹们最大的精神寄托，他又刚刚大学毕业，加上他们根本就没有结婚，家里说什么也不同意他离开中国去印度尼西亚。

李晓涵一个人去了那里。

当她离开中国的那一刻，她忧郁泣兮，她美目盼兮。

她站在他的面前，那种不舍，那种顾盼，永远留在了叶大胜的记忆里。

几年之后，她最终又回到了中国，而那时，叶大胜已经结婚。李晓涵最终嫁给了李志华，那应该算作叶大胜的功劳。

李晓涵回国几年之后，她一直孤身一人。叶大胜把也一直是单身，而且从来就没结过婚的自己的同事李志华介绍给了她。

无论是他们结婚之前还是结婚之后，她从来就没有在任何人面前提起过当年为什么又从印尼回到中国的真正原因。叶大胜觉得这件事对他来说，永远都是一个谜。

正想到这里，检察院一处处长徐乐山走进了叶大胜的办公室，他还没有坐下，便说道：“叶检，电视台转来一个信息，说是一名出租车司机曾经打电话找过电视台，那个人说，他怀疑电视字幕广告上所描述的那个人，好像是坐过他的出租车。”

叶大胜马上站了起来：“你说什么？李检坐过他的出租车？”

“我刚接到电话就到你这来了。电视台的人告诉我，打电话的那个出租车司机说，从那个人的衣着打扮看，从发现那个人落水的位置看，他怀疑那个死者就是曾经坐过他出租车的人。”

其实，李检出事之后，是李晓涵看到了公安局在电视上打的寻尸广告后，才去辨认李志华尸体的。

那天，当叶大胜等人陪着李晓涵辨认出李志华的尸体后，第二天，叶大胜就提出来，要在电视上也打一个广告，打一个寻找目击人的广告，目的就是想调查李志华的死因。

徐乐山去办理了此事，他是李志华家属的名义打的这个广告。他没有把自己的电话留在广告上，为的是不让别人感觉到是检察院对李志华的死产生了疑义。他也同样像市公安局打的那个寻尸广告一样，把接听电话的事，委托给了电视台的接线员。当接线员遇到什么情况时，再打电话通知徐乐山本人。

“知道那个司机姓什么、叫什么名字吗？”

“不知道叫什么名字，就知道他姓程。他当时留下了一个手机号码。”

“你马上想办法找到这个出租车司机，落实一下，看看他说的情况与李检的死有没有关系？”

“我马上就办，找到他应该不难，只要有手机号码，就不难找到他。”

听到这里，叶大胜站了起来，说道：“那好，我们就多管齐下，非把这件沉寂了两年的案子落实清楚不可，看看这里面究竟有什么蹊跷。”接着他又对徐乐山说道：“你帮我把那个叫于小璐的女孩儿找到，我要亲自和她聊聊。”

第四章

下午两点多钟,吕远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接到了一个电话,是他女儿吕珊珊打来的。她说她很快就要来局里见他,不管他怎么追问找他有什么事,她都没有告诉他。她只是说在电话里说不清楚。

快到下班时间了,他的女儿还没有来。他有些着急了,一手抓起了放在办公桌上的电话,想给她打过去。可又一想,何必呢,她能有什么急事。于是,他便把手中拿着的电话放下。可就在这时,刚放下的电话就响了起来,他迅速地重新抓起电话,没等对方说话,就先说道:“你等一等好不好,我一会儿就到。”

“什么一会儿就到?到哪儿去?”

这时,他才听出来,电话那边说话的人不是别人,而是他的爱人赵也辰。他慌乱地应付着:“今晚有客人,需要出去吃饭。”

“非去不可吗?”赵也辰问道。

“怎么?有事?”

电话那边半天没有说什么。

“怎么不说话呀?有什么事吗?”

“没有事就不能早点儿回来吗?自从出了那件事之后,晚上我一个人待在家里总有些害怕,你就不能早点儿回家陪陪我?”

听到这里,吕远这才把那颗半悬着的心放了下来。

“那好,等我忙完了,马上回去。”

吕远放下电话后,就离开了办公室,他知道他女儿如果要找不到他的话,是一定会打手机找他的。

几分钟后,他的坐驾就停在了雁北夜总会门前,这是一家相当有规模的夜总会,每到晚上,总是灯红酒绿。这里不仅有大大小小的各种各样的大厅,还有一个个封闭的包间,每个包间里,更是热闹至极。

吕远走进这里时,一下子就有人认出了他。很快就有人把老板找来了,老板是一个四十岁开外的中年女性,叫柴英。在她的招呼下,吕远走进了一个包间。在一个四十多平方米的包间里,拥有各种各样的音响设备,却空空如也。柴英让服务员准备好了各种各样吃的东西。这时,有人找她,她随后走了出去。

正这时,一个女孩儿走了进来,显然,他们是约好了的。这个女孩儿就是那天和吕远在一起游泳的王小萌。

他们各自落座之后,王小萌为吕远倒上了一杯啤酒。她为自己倒了一杯饮料,慢慢地喝了起来。